

本年度最好看的小说——

If you put your eyes on me, everything is not final fantasy.

每个姑娘都单纯

■阿巴 / 著

单纯
~
羞涩
~
爱情
~
欲望

未公开的
故事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南林风文丛 / 阿巳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4.2

ISBN 7-5601-2886-6/J.313

I. 每…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J28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3227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责任编辑: 张西林 李晓华

湖北开源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3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601-2886-6/J.313

定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本年度最好看的小说——

If you put your eyes on me, everything is not final fantasy.

每个姑娘都单纯

■阿巳 / 著

单纯
~
欲望
~
爱情
~
欲望
~
爱情
~
欲望

未公开的
故事



吉林大学出版社

强力支持猫扑原创文学



乍看还以为又是 80 年代后的无病呻吟，但是细读之下发现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就发生在这个时代、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很多人都可以从找到自己的影子。只要是人就难免会有欲望，要怎样去面对则是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去体会的，也许真实的面对自己才是最单纯的表现吧！

——Mop

看《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其真实而可怕。如今看《每个姑娘都清纯》，又开始觉得可怕。

很少有人能将人物的内心和行为写得如此的真实，阿已做到了。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一直以为阿已是个男的，因为小说就是用男主人公第一人称写的，当我得知阿已是个女的的时候，我很惊讶，也许真的应了那句话：最了解男人的不是男人自己，而是女人。

——何员外

爱了就是爱了，只是很多人都喜欢用放荡的行为去掩饰这本来事实，他们害怕面对自己，于是很多悲剧就这样诞生了，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所爱的人的感受。当发现两个人已经成为平行线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好在书中的男主角最后发现了这个错误，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也能拥有这样的幸运……

——孙铎（青年影视编剧，主要作品：天龙八部、绝色双娇、准点出击、大船之神等）

看过阿已的书，觉得里面的心理描写很到位，风格我很喜欢，感觉阿已是一个很懂得生活中的无奈和享受的人。大家也许在这本书里，可以体会到你平时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放纵和发泄。希望以后，可以多读到阿已写的书，让我们的思维得到娱乐和洗涤。

——滕永浩（山贼）

ISBN 756012886-6



WWW.MOP.COM

ISBN 7-5601-2886-6/J.313

定价：¥ 15.80 元



靠开酒吧为生的都市青年刘朔，尽管已有深爱多年的女友秀儿，却仍然沉浸在一夜情等放纵的两性游戏中无法自拔，但是只要涉及感情就 game over——这是他唯一的游戏规则。

秀儿出于爱一直给刘朔充分的自由，但在亲眼目睹了刘朔身边的朋友如何背叛爱情和婚姻之后，变得对刘朔越来越不信任，两个人的关系日趋紧张、危机重重……

一个偶然的機會，刘朔认识了美丽的混血女孩陶冶，并逐渐被她的聪明可爱所吸引，但当陶冶向他表露感情之际，刘朔却想遵循游戏规则抽身而退，于是和不甘心放手的陶冶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拉锯战，而他和秀儿之间的感情也同样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挣扎在欲望和感情之间的刘朔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又将如何被命运所安排呢？



选题策划：第九艺术工作室

自序

好男人好女人是相似的，坏男人坏女人则各有各的坏法。

托尔斯泰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可以套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对于我这篇小说亦是如此。

所谓好男人和好女人，大抵都有这样一些共性：有责任感、对爱情忠贞不渝、能够尽一切所能给自己爱的人以安全和幸福……

而所谓坏男人和坏女人，却可以有着千百样的面孔：

他们或许是拜金的——终日追逐着现实的物质利益，即使用虚假的感情去骗取也在所不惜；

他们或许是放纵的——沉迷在无止境的欲海之中，一次又一次用肉体背叛着自己心中的挚爱；

他们或许是善变的——不管曾经有着怎样的海誓山盟、恩爱缠绵，一旦遇到新欢，转眼间就可以把过去的种种抛到一边；

他们或许是自私的——爱情的火焰尽管炽热真诚，却从不顾及会怎样地伤害到那些无辜的、同样在爱着的人……

这些人是好男人和好女人口中的“垃圾”，但我却始终坚信，在这些“垃圾”的表象之下，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矛盾和挣扎。这些矛盾和挣扎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你只要肯带着一丝悲悯的胸怀去正视它们、了解它们，就会同样感受到那无时无刻不纠缠在灵魂深处的最本源的痛苦。

忘了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有一种人见到大海，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还有一种人见到大海，会立刻转身离开——这两种人都是幸福的！不幸的，是那些在海滩上来回踟躅，恋恋不舍却又不敢投身其间的人。

我想，绝大多数所谓的坏男人和坏女人，正是这样反复徘徊在善之岸与恶之海中间的沙滩上——他们是不幸的一群！我更愿意把他们称做“无法克服人性弱点的普通人”。

当这群幸或不幸的男男女女在纷繁的现实世界中偶然聚到了一起，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恩怨纠葛？谁会辜负了谁？谁又会比谁伤得更深？

那么，就让我化身为其中的一个角色，慢慢地讲给你听……

是的，我只能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能教给你任何明确的道理。如果你属于那不幸的一群，但愿你能够从我的故事里找到一面镜子；如果你是一个幸运的好人，但愿你读过故事之后能够给予这个世界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若是果能如此，我这个故事就算没有白讲了！

阿巳

2005.5.26

每个姑娘都单纯



“完了！我算是废了！”

我气喘吁吁地瘫软在林红身上，悲哀绝望地叹息着！

林红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发，安慰道：“没有啊，挺好的！”

“好个屁！”我一点都不领情，愤愤地翻身而起，去抓放在床头柜上的卫生纸。

林红咯咯地笑了起来：“活该，谁让你丫纵欲过度的！光想风流快活不想付出代价？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林红是个妓女——两年前的某个春夜，我和范波趁他当时的同居女友出差，一起跑到外边寻花问柳，最后寻到了林红和她的一个姐妹，说好价钱就一起带回范波家里去了。那天晚上我和范波不知道为什么都心情特别好，进门也没直奔主题，而是先弄了点小酒小菜，四个人颇为融洽地边喝边聊，直到微有醉意范波才随便搂了一个进了卧室。林红是剩下的那个，我们俩就在客厅沙发上凑合了。

事后我和范波都感觉不错，所以第二天早上她们离开的时候，不仅破例多给了点儿钱，还要了她们的手机号码。范波和他那个姐儿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再见过，反正我是从此和林红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为了照顾老客户，她偶尔也给

我打打折或干脆免费赠送一次，这让我明白了妓女想要生意兴隆也得按经济规律办事！

我从不歧视妓女，她们的存在使像我这样下半身永远饥渴的男人们在想要尝尝鲜又一时勾引不到良家妇女的情况下，仍然能找到最便捷有效的解决办法。我最看不上的就是那种嫖了一溜够，扭脸儿就说妓女下贱的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那是人干的事儿吗？

这些姑娘用上天赐给自己的美好肉体带给需要她们的男人满足和快乐，然后换取一点她们所追求的物质享受，目的明确、手段直接——这是多么单纯的一件事！

在我眼里，每个姑娘都单纯，齷齪的只是男人而已。很多人都不同意我这个说法，我经常教导他们：当你们不追求情只追求欲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单纯起来。照这个说法，只有我的老婆秀儿让我感觉复杂了些，不过我自作聪明地以为这么多年来已经把她看得透透的，也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了。

现在林红这个单纯的小女孩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我的被子上用遥控器乱播电视，显然我刚才在床上的表现对她来说根本无所谓。这也充分体现了妓女们的职业道德，要是换了老婆或是情人，用不着多说什么，一个失望的眼神就足够让你半年抬不起头了。

林红说的没错——我在女人堆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一直左右逢源、如沐春风，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但最近不知为什么体力每况愈下——刚才和林红在一起，酝酿了半天情绪，进入正题后勉强支撑了一会儿就不行了，最后只得草草收场，自己都觉得没劲——女人沾得太多，无论如何是要付出代价的。

可是就在半年之前，老姘头张影还曾经当众夸奖过我床上功夫了得，弄得哥儿几个一见着我就问是不是有什么宫廷秘方，现在看来也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那是7月一个闷热的周五下午，有日子没见的张影小姑娘奶不知道想起什么了，打来电话非说晚上要跟我们哥儿几个聚聚。

“您可真会挑时候！”我拍着大腿说，“说好了今天晚上陪我们家秀儿逛街去，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那我不管！”张影嚣张依旧，“范波、冯哲和董立可都答应去了，就你跟我这儿拿搪？不给面子是吧？行，我记住了！”

“别！我去，奶奶，我去还不成吗？我就是得罪我们家秀儿也不敢得罪您呀！”其实我也挺想见张影的，正好顺水推舟地哄哄她。

张影果然得意非凡，美滋滋地说：“这还差不多。不就逛个街嘛，哪天逛不行？咱嫂子那么通情达理的人，还能因为这事儿休了你？”

没办法，我只好先打电话和范波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然后才硬着头皮拨秀儿的电话号码——别看背着秀儿我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都敢干，可是每当有什么事必须当面求得她谅解的时候，即使是象约会临时改期这样的屁事，我也会从心底里感到发憊。

秀儿一听见我的声音就特兴奋地说：“你早点儿过来接我吧！我们头儿说了，今天让我早走！”

我悄悄地深吸了一口气，故意装出懒洋洋的声调说道：“咱们今儿甭去了！你看天儿这么热，我今天一天都不舒服。我难受点儿倒没什么，就怕回头你再中了暑……”

没等我把话说完，秀儿就冷冰冰地问道：“说吧，你今天晚上又有什么事儿？”

我隔着电话都能看见秀儿的小脸儿啪哒一声耷拉到了地上，知道不可能就这样蒙混过关，赶紧换上了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口气说：“别提了，范波那丫不知道又跟媳妇儿闹什么别扭了，说心里不痛快，非要拉我们晚上陪他喝酒。我跟他说了要陪你，他死活不答应！你说丫多孙子，自己跟媳妇儿吵了架就想拆咱俩，你可千万不能让丫得逞！”

“你少往别人身上推！”秀的声调有点儿高了起来，“你自己说说你这都第几次了？回回都是别人非得让你去干吗干吗，我看其实你心里是巴不得呢！腿长你自己身上，你不想去还能有人拿枪逼着你呀？”

秀儿总是能准确地击中我的要害，但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只好继续把戏演下去：“操，我干吗巴不得呀？跟范波那丫喝酒哪次不得喝高了？还不够我难受的呢，可是丫老把话说特绝，说今天要是不去以后就不认我这个兄弟，骗你我是大孙子！”

“哼，”秀儿冷笑了一声，“你当孙子当惯了！”

“有你这么说自己爷们儿的吗？”我不怒反笑，对于秀儿这种恶毒的说话方式我已经习惯了：“要不这么着得了，你亲自给范波打个电话，就跟他说你今天需要特别强烈，要是见不着我非憋出人命来不可。范波怜香惜玉啊，一准儿得把我放了。你看怎么样？”

“去死吧你！”秀儿咬牙切齿地骂道，停了一下又说，“算



了算了，我也懒得管你，你爱干吗干吗去吧！要不陪着我你也痛快不了，又得跟我找茬儿，我可不想大周末的找气受。”

我松了口气，赶紧献上一筐甜言蜜语，又保证明天一大早就去她家找她，给她当一整天贴身随从兼提款机，最后总算把小姑娘给哄乐了。

“去喝酒给我打车去，不许自己开，听见没有？要不我饶不了你！”秀儿最后恶狠狠地嘱咐道。

我绝对不能告诉秀儿今晚是要去见张影。关于张影这个人，秀儿早有耳闻，知道她是我们圈子里出了名儿的大喇。秀儿数次威逼利诱，企图套出我和她的关系。其实除了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童男董立之外，我们这帮人几乎人人都跟张影有一腿，但是对秀儿我当然是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几年来我尽可能地避免在秀儿面前提起张影这个人，但凡有张影参加的活动，我会使出种种伎俩打消秀儿跟我一起出席的念头。

大喇是一个很难听的词，但在我眼里，那些被称作大喇的姑娘们比妓女还要单纯——她们无视世俗舆论的压力，勇于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在我们这些居心叵测的男人面前，毫不掩饰她们对于最原始、最纯粹的肉体享受的追求，性爱在她们身上甚至得到了艺术化的体现——再没有比她们更单纯更可爱的姑娘了！

12 当我向其他哥们儿散播上述言论时，董立很不屑地说：“你丫少扯这淡！我就问你一句，要是你们家秀儿是个大喇，你也这么觉得吗？”

我登时就没词儿了，这的确是对我的致命一击。不过这也再一次证实了我的理论——人只追求“欲”的时候什么都单纯，一追求“爱”就什么都复杂了。

“不过你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范波若有所思地说，“哦，对了，石康也说过，跟你这意思差不多。”

“石康是谁？混哪片儿的？”我愣头愣脑地问道。大家轰

然大笑起来，然后我才弄明白这个石康是个写书的。

我不是个有文化的人，能让我感兴趣的书籍无非漫画、武侠，当然还有色情文学。不过没文化并没有让我觉得多自卑，相反我觉得我比那些所谓知识分子过得滋润多了。忘了哪个哥们儿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套理论：说现如今，小学毕业的全都当老板；中学毕业的全都做白领；大学毕业的只能当打工仔；至于出国留学的嘛，就只好给外国人刷盘子了。

这话应验到我身上还挺准——我虽然凑合混了个初中毕业证，但实际上也就是个小学水平，现在还真的当上了个小老板。当然，早些年我只是个社会最底层的小混混，跟着哥们儿在快餐店打零工、推销保险、给一些来路不明的大款做马仔、在酒店当门童、在酒吧当调酒师……这么说吧，除了做鸭之外，能干的活儿全都干过了。后来误打误撞地跟着董立倒腾了几笔买卖，手里多少落下了点儿钱。我们家老爷子看我整天这么瞎晃有点儿眼晕，决定添些钱让我自己弄摊儿生意。干什么好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开个酒吧最符合我的理想——我天生适合那种地方。

老爷子不喜欢我干这个，但是从小就管不了我，也就由着我的性儿了。我怕我一个人玩儿不转，便拉了董立加盟。25岁那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买卖。酒吧开在了还算繁华的人大附近，规模不大，开业两年来，赚的钱也不算太多，发不了财，但是够花的。其实我们开酒吧本也就不为赚太多钱，图的不过是个乐儿、是个心情舒畅，人要是整天干着不让自己舒心的事，挣再多钱也没用。

董立投的钱不多，但他出力。我是没有多少事业心，乐得整天逍遥自在，经营方面基本由他一手操持，所以挣到的钱我们两个人还是平分。

我们沾了古人的光，给酒吧取名“食色吧”。这个充满暧昧的名字吸引了众多心灵空虚的男男女女，在这里每个夜晚

都会有故事上演。作为老板，我或冷眼旁观、或参与其中，想泡妞随时可以就地取材，还有什么比这种生活更刺激更过瘾的？

当然，我这里在对外营业的同时，也是兄弟们平时聚会的黑窝点。今天张影约我们，不用说又得借用我的地盘。

每个姑娘都单纯

我把我的蓝色富康在酒吧门口停好，推开门走了进去。张影和我的几个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拼好了两张小桌，热热闹闹地围坐了一圈。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爆米花之类的零食，每人手里还拿着一杯扎啤。

天还早，酒吧里除了他们没有别的客人。张影背对着我，正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着什么，丝毫没有注意我的到来。我大大咧咧地走过去，一屁股坐在了她旁边的空椅子上，顺手把她搂到了怀里，嬉皮笑脸地问：“说什么呢这么高兴？让哥哥好好看看先——你丫怎么又胖了？”



“你丫怎么还是这么流氓成性啊？”张影边笑边企图从我怀里挣脱出去。

15

“嘿嘿嘿，那孩子，”冯哲很严肃地对我说，“大白天的，规矩点儿啊！人家张影好歹也马上就要嫁的人了！”

“啊？？？你要结婚了？？？”我放开了张影，瞪大了眼睛望着她。

“是呀！”张影优雅地翘起了腿，点了根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都26了，总不能跟家里呆一辈子吧？我今天就为这事儿才找你们几个的。”